

酒见贤一

KENICHI SAKEMI

墨攻

「酒见贤一」著 丁丁虫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酒见贤一

墨攻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墨攻/(日)酒见贤一著;丁丁虫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-7-5327-5099-3

I. ①墨… II. ①酒…②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4592 号

BOKUKOU by Ken' ichi SAKEMI

Copyright © 1991 by Ken' ichi SAKEM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1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
Ltd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墨攻	[日]酒见贤一 著	责任编辑 李 洁
墨攻	丁丁虫 译	装帧设计 未 氓

图字: 09—2010—286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5.5 插页 4 字数 66,000

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0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5099-3/I · 2891

定价: 19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2-52397878

序

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，成^①。云梯者，乃是攻城时大量输兵于城壁的兵器。以现代的语言来说便是类似带梯子的消防车。

公输盘生于鲁，仕于楚，以工匠之能闻名于天下。他最擅长军事技术。以云梯为发端，他还设计了水战用的钩距^②，因此颇得楚王的宠信。据说公输盘本人倒是信奉着避免无谓杀生的和平主义者，对于以自己的技术设计出的兵器被用于杀人等也非常不满，但楚王最终决意攻宋，而且楚王的决定不能不说是受到这种新式武器的鼓舞。

因此，当相识的墨翟来访、就此事提出“胡不见我于王？”时，公输盘立刻应允下来。

墨翟见楚王，首先便据理力陈侵略战争之不可为，再以雄辩之术将侵略比作街巷盗人所为之事。但是，楚王却主张侵略是正当的，他说：

“虽说如此，寡人有公输盘制造的云梯，必能取宋。”

于是，墨翟脸色不悦地说，即便使用公输盘的兵器也难以攻陷城池。楚王颇不以为然，于是传公输盘上殿。

听说楚王与墨翟的谈话居然涉及到自己兵器的实效，公输盘感到惊讶，又听到墨翟口吐狂言说他能不费吹灰之力击退他的兵器，不禁隐隐生出了怒火。公输盘心想，能制止楚王的侵略固然是好事，但为此贬低我公输盘的兵器，却是断断不可容忍的，这乃是关乎技术者自尊的问题。

这一回成了公输盘与墨翟的论战。当然这不是一件

① 意为公输盘为楚国造好了云梯。一说公输盘即鲁班。——译者

② 钩距：水战用具。《墨子·鲁问》：“退者钩之，进者距之。”——译者

靠辩论可以解决的事。于是，墨翟解下自己的腰带，在地上围出一个四角形充作城郭，又放入随身带来的木札作楼橹^①。这是因为墨翟提议以模拟战斗来决一胜负。公输盘从自己发明兵器的攻城之法开始，一直用到古来流传下的诸般攻城之法，向着腰带围起的城郭进攻，然而九度进攻、九度皆被墨翟的守御之计击退。公输盘的进攻之策都已用尽，墨翟防御之术还绰绰有余。

公输盘的脸开始扭曲，说：

“吾知所以距子矣，吾不言（我知道怎样取胜，但我不说）。”

墨翟亦言：

“吾知子之所以距我，吾不言（我知道你要怎样取胜，我也不说）。”

公输盘下殿之后，楚王饶有兴味地问墨翟：

“盘距子之策者何（公输盘打算怎样胜你）？”

^① 楼橹，古时军中用以侦察、防御或攻城的高台战具。——译者

墨翟神色如常，回答道：

“公输子之意，不过欲杀臣（公输盘的意思，不过是想杀了我）。”

墨翟当然只有从实说：

“然臣之弟子禽滑厘^①等三百人，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。虽杀臣，不能绝也（可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，已持我设计的兵器在宋国城墙上等着楚军了。你们即使杀了我，也不能解决问题）。”

楚王沉默良久，说：

“善哉，吾请无攻宋矣（好吧，那我不打宋国了）。”

墨翟回去的时候自宋城之下而过，此时正值大雨倾盆。墨翟想在闾^②中避雨，却被守闾者委婉地拒绝。墨翟在这时候也终于恼羞成怒，骂道：

“咄，闾得安，赖天乎（哼，你们这一方的平安，你

① 禽滑厘，又作禽滑釐，读作 qín gǔ xǐ，春秋魏国人，传说是墨子的首席弟子。——译者

② 闾，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，也指里巷的大门。——译者

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吗)？”

他又忍不住苦笑道：

“治于神者，众人不知其功；争于明者，众人知之（运用神机的人，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功劳；而于明处争辩不休的人，大家都知道他）。 ”

争于明者众人知之，却唯有治于神者方可彪炳史册。

“果然是戒备森严啊。”

革离这样想着，来到城门前。楼橹上守卫的士兵大声喝道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城墙上的士兵中有人搭起了弩箭，墙后还有长矛的寒光隐隐闪烁。

革离的样子实在寒碜之极。周身上下只有一件满是补丁的粗布麻衣，腰间系着一根麻绳，除了剃得锃光瓦亮、隐隐泛出青光的头皮之外，他和讨饭的叫花简直没有一点区别。简而言之就是一副极其怪异的打扮。

“我是革离，奉宋之田襄子之命来到这里。你们去问

一问你们的大王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等等。”

守兵在楼橹上朝着下面的士兵喊了些什么，似乎是让下边某个人去王府跑一趟。

这一等便是颇长的时间。革离把麻袋放到地上——这麻袋是他唯一的随身行李——然后一屁股坐在上面。他已经三天三夜未眠未休了。认识他的人都叫他神行者，其实并非如此，他只是用在休息上的时间比别人少罢了。不过，此时连他也快被疲劳压垮了。

革离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城门开了。这门似乎年久失修，带着咯吱咯吱的声音慢慢打开。看来要从城门开始着手整备了，革离想。

几个衣着整肃的人从门里走了出来，大约这是城里的文武官员。其中一人走前几步，说：

“您是田襄子钺子^①派来的吗？”

①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，组织的首领称为钺子，亦称巨子。——译者

革离站起身，致了一礼道：

“正是。我叫革离。”

“革离先生么，在下牛子张，是这城里的大将军。”

说话的这一位带着相当浓重的地方口音。其他人也报上了自己的姓名。

“在下怀园，领将军职。”

“我叫李艾。身兼司徒、司空^①二职。”

革离不禁心下暗笑。这等荒郊小城，还搞什么大将军、司徒、司空。果然是地方豪族的作派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总喜欢把大国的官名拿过来安在自己头上。

“我叫梁适。”一个白面青年说。

“这一位是我家公子。”李艾补充道。

“少主出迎，殊不敢当。”

革离说着又是一礼，然而这个名叫梁适的青年却只

^① 司徒，主管教化民众和行政事务；司空，主管礼仪、德化、祭祀等。——原注

是冷冷地盯着革离。革离见对方神色不善，便又说：

“我的打扮确实难看，还请少主见谅。”

“没关系。你这样子，在墨家之中算是上等的了。”梁适说。

这小家伙果然对墨家没什么好感哪……革离虽然这么想，其实并不介意。这类事情本来就常见得很。

这时候牛子张精神十足地插进来问道：

“那么，革离先生，后续的援军何时到达？无论如何，敝城已是十万火急的局面了。”

“没有什么后续的援军，派来的只是我一个人。”

“什么！”

牛子张瞪圆了眼睛。

“田钜子答应了派援军过来！来你一个人算怎么回事？！”

“是违约吧。”李艾的脸也青了。

“墨家答应的事情从不违约，我不是来这里了么？”

“你一个人有什么用？对手可是赵国的大军啊。”

革离淡淡地说：

“赵国也罢、别国也罢，能腾出来围困这里的兵马至多不过两万人而已。”

“两万！哈，说得真轻松。两万就足够把我们这座城踏平了。这城里能算作士兵的不过一千五百人，我家大王也正是为此才向田钺子请求援军的啊。”

“不必担心，这些人已经足够了。”

虽然革离这么说，但在场的所有人还是一副惊惶不安的模样。

“这么说吧。我先请问，”

革离疲惫之极，却又不得不从头说起，

“你们可知道赵为什么突然要攻打梁城？”

“不、不知道。不过，这种事情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吗……”

“赵的目的在于掠取粮草、兵员和役夫。你们该知道魏赵两国这几年一直处于交战状态，我斗胆妄言一句，恐怕来年魏就要围攻邯郸了。这场大战，十有八九赵是

要败的。其实，赵国现在已经身陷劣势，正因如此，赵国才会冒着与燕交恶的危险来攻这里。”

“这番话以后再说也不迟吧，革离先生，再说来年如何如何了，赵正在朝这里进兵啊。上一次我家大王之所以把赵国来劝降的使者赶出去，正是以为有田钜子的援军在后的缘故。至于说魏将破赵之类的事情，我们可撑不到那个时候。要不然，难道说革离先生能言善辩，可以凭一己之力说服赵国退兵？”

革离禁不住有些焦躁起来。

“不是。田钜子认为，下一场魏赵之战，最迟来年一早便会开始，这座城池只要能坚守到那个时候，赵国自然就会退兵。换句话说，只要坚守半年便足够了。”

“可是，革离先生，即便固守不出，但在两万赵兵的猛攻之下，以我们这样的城池恐怕连一两天都……”

“李艾大人，我正是为此而来的。莫说半年，便是一年也能守给你看。既然只需要守半年，那就没必要派什么援军。田钜子正是考虑到这一点，才派了我一个人来

这里。请相信田钜子，也请相信在下。”

“好了。”

这个时候，一直沉默着听他们对话的梁适开口了。

“牛将军、怀将军，莫要堵在城门口提问了，还是先请客人进城吧。”

“呀，是啊是啊。”

梁适冷冷地看着革离。

牛子张又近前几步，“这边请。革离先生看起来很是疲惫啊，您要先好好休息一番才是。”

“公子，在我休息之前，能否先领我拜见一下梁王？”

革离说。

他虽然疲惫，还是惦记着此行最主要的目的。

“啊，是啊是啊。”牛子张一边说，一边正要让手下去通报。

“牛将军，别去了。”

梁适急忙拦住牛子张，

“我刚才通报父王的时候，父王还和那个踵夫人留在

卧室之中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不得不自己出来迎接。”

“那就明天吧。”

革离毫不在意。

“对了，将军，给我随便找一个下人的房间睡觉就可以了。”

“怎么可以，革离先生怎么能在那种地方……”

牛子张正说着，却被梁适拦住了话头。

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将军。墨家子弟本就是以低贱待遇为贵的，是吧，革离先生？”

“确实如此。”

“只是我总不能理解你们墨家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。无论怎么看，你们都像是在煽动别国纷争，简直就和佣兵没什么不同，可是另一面上你们又在大唱什么兼爱、非攻，真是怪异之极。”

“对不起，公子，召我来此的乃是你的父亲。”

“啊，不错。可我也是试图阻止了的。从道理上说，赵兴的乃是不义之兵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

“那就是说，一旦开战，这附近的大小势力都会助我等一臂之力。此外，我们更有燕国的后盾可以依靠。”

没有你想象得这么简单，革离欲言又止。这附近的城主早都已经臣服于赵了，燕更是积弱多年，国力疲弊，根本不可能为一个小小的梁城出兵。这小家伙完全不了解当世的局势，只知道信口开河，和他没什么好说的。

“公子，我不是来打仗的，我只是来守城的。”

“呵，守备与攻敌不就是一回事么？”

“不，不一样。”

“得了吧，墨家的诡辩在我这里行不通。其实我最不明白的是，你们居然连报酬都不要，而且一点都不在乎旁人把你们当下人一样对待。”

“这是我们墨家的规矩。”

“不管怎样，我信不过你。你们的行事完全没有道理，给人的感觉非常糟糕。我要是城主，绝对不会放你